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# 论衡校释 上

黄 晖 撰

中 华 书 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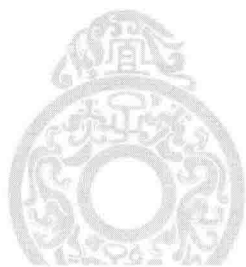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# 论 衡 校 释 上

黄 晖 撰



中 华 书 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衡校释/黄晖撰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8.8

(中华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101-13231-1

I.论… II.黄… III.①古典哲学-中国-东汉时代  
②《论衡》-校勘 IV.B234.8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0805号

- 
- 书 名 论衡校释(全二册)  
撰 者 黄 晖  
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 
责任编辑 王 娟  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 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
版 次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  
201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张39 $\frac{1}{8}$  插页4 字数910千字  
印 数 1-6000册  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3231-1  
定 价 98.00元
-

##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的出版缘起，要从九十年前说起。

1920年，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，开始编纂《四部备要》。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，精选经史子集的“最要之书”，校订成“通行善本”，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。一经推出，即以其选目实用、文字准确、品相精美、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、阅读典籍的需要，广受欢迎。丛书中的许多品种，至今仍为常用之书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。六十余年来，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，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，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，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，为学界所必备。

同时，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，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——国学，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。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，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，普惠全人类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。当此之时，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，实为当务之急。于是，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应运而生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是我们追慕前贤、服务当代的产物，因此，它

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：

一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“最要之书”。举凡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科学、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，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，皆在此列。

二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“最善之本”，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。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，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，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。总之，不以新旧为别，惟以善本是求。

三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以新式标点、简体横排刊印。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。时至当代，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。《文库》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，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将逐年分辑出版，每辑十种，一次推出；期以十年，以毕其功。在此，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、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。

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，至今已近百岁。我们将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，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、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。我们自当努力，让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得起这份重任，这份荣誉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0年12月

# 说 明

黄晖论衡校释与刘盼遂论衡集解，对王充论衡进行了全面校注，考释较详，资料丰富，适合研究者使用。现将这两种合在一起，予以推出。

加工要点如下：

一、以校释为主，补入集解校注文字、序言及附录。集解校注文字与校释内容完全重复者八百九十六条全部删去，保留者一千零四十条；附录完全重复者二十七条，“后记二”参考价值不大，亦加芟夷。

二、正文依原用底本（通津草堂本）重加校订，注文用有关书籍核对，凡有校改，一律出注。

三、全书改用全式标点，在漏标、错标之处一一补正，不另出注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错误难免，盼读者指正。

梁运华

## 自序

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。自从董仲舒治公羊，明天人相感之说，以为天是有意志的，与人的意识相感应。大小夏侯、眭孟、京房、翼奉、李寻、刘向等都推演其说。儒家到了此时，内部起了质的变化，披着巫祝图讖的外衣，把天说得太神秘，太聪明，人的行动，是要受它的裁判，这就是一班汉儒所说的阴阳灾异的理论。

这种荒谬的迷信的理论，把儒家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的儒教，自汉武帝时起到光武时止，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，才能有小小的反动，即郑兴、尹敏、桓谭一班人。但他们只知道攻击图讖的荒谬，对这些儒教徒所持天人感应说的原理，还不能根本上击破，或者还相信这原理。到了仲任，才大胆地有计划地作正式的攻击，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这儒教的天人感应说，使中古哲学史上揭开一大波澜。

论衡全书就是披露这天人感应说的妄诞。用自然主义为其理论的出发点。现在把论衡全书，就它的思想体系，列为六组：

第一组是说性命的。

甲、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：

物势十四。

乙、说性的：

本性十三。率性八。

丙、说命的：

初禀十二。无形七。偶会十。命禄三。气寿四。命义六。  
逢遇一。累害二。幸偶五。吉验九。

丁、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：

骨相十一。

[注]物势篇说：“天地合气，人偶自生。”此为仲任以性命定于初禀自然之气（初禀篇语。）所据之理。骨相篇说：“非徒命有骨法，性亦有骨法。”是仲任的意思：性命禀于自然，现于骨法。各篇排列的顺序，不依原书目次，是以其理论的体系之先后为据。

第二组是说天人的关系。

甲、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：

自然五四。

乙、评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天道自然之义：

寒温四一。谴告四二。变动四三。招致四四。阙。感类五五。

丙、论当时灾异变动：



明雩四五。顺鼓四六。乱龙四七。遭虎四八。商虫四九。

丁、论当时瑞应：

治期五三。齐世五六。讲瑞五十。指瑞五一。是应五二。  
宣汉五七。恢国五八。验符五九。须颂六十。佚文六一。

〔注〕仲任说灾变符瑞，以“适偶”代替“感应”，以自然主义为宗。

第三组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。

甲、论人鬼关系：

论死六二。死伪六三。纪妖六四。订鬼六五。言毒六六。  
薄葬六七。祀义七六。祭意七七。

乙、论当时禁忌：

四讳六八。调时六九。讥日七十。卜筮七一。辨崇七二。  
难岁七三。诘术七四。解除七五。

〔注〕人禀天地自然之气，偶适而生，（见物势、初禀、无形等篇。）人死则精气灭，（论死篇语。）故人死不能为鬼。无鬼，则祭祀只缘生事死而已，无歆享之义。（祀义、祭意篇语。）吉凶祸福，皆遭适偶然，（偶会篇语。）故不信一切禁忌。

第四组论书传中关于感应之说违自然之义和虚妄之言。

甲、评书传中关于天人感应说的：

变虚十七。异虚十八。感虚十九。福虚二十。祸虚二一。  
龙虚二二。雷虚二三。

## 乙、评书传中虚妄之言：

奇怪十五。书虚十六。道虚二四。语增二五。儒增二六。  
艺增二七。问孔二八。非韩二九。刺孟三十。谈天三一。  
说日三二。实知七八。知实七九。定贤八十。正说八一。  
书解八二。案书八三。

第五组是程量贤佞才知的。

答佞三三。程材三四。量知三五。谢短三六。效力三七。

别通三八。超奇三九。状留四十。

第六组当作自序和自传的。

对作八四。自纪八五。

这八十五篇书，今缺招致一篇。反复诘辩，不离其宗，真是一部有体系的著作。可惜这部大著，宋以后的人就忽略它了。

从汉到现在，大家对于这部书的认识，可以分作三期：

1. 从汉到唐 如谢夷吾、蔡邕、王朗、虞翻、抱朴子、刘知几等，都认为是一代的伟著。详后旧评。
2. 宋 带着道学的习气，认为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。如晁公武、高似孙、陈振孙、王应麟、葛胜仲、吕南公、黄震等是。详后旧评。
3. 明、清 取其辩博，但对于问孔、刺孟仍沿宋人成见，骂他是非圣无法。如熊伯龙、无何集。沈云楫、虞淳熙、阎光表、施庄、刘光斗、傅严、见后旧序。刘熙载、陈鱣、周广业、章太炎先生见后旧评。都是极力表彰此书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、乾隆读论衡跋、谭宗浚、王鸣盛、梁玉绳等见后旧评。皆诋訾此书，或毁誉

参半。

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，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。因为诸子是研究思想史的宝藏，研究诸子的兴趣，不减于经史。治诸子的人，尽革前儒一孔之见，实事求是，作体系的历史的探讨。不因为他问了孔子，刺了孟子，就减轻他的价值。或者在现代人看来，还要增高他的价值。

四库全书总目和刘盼遂先生据自纪篇以为论衡当在百篇以外。见后版本卷帙考。近人张右源据佚文篇云“论衡篇以十数”，疑原本论衡的篇数没有今本这样多，认为今本是混合其所著讥俗节义、政务、养性三书而成。（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。）其说非也。佚文篇“十数”为“百数”之误。我以为仲任的手定稿，或者有百篇，但抱朴子、见后旧评。后汉书本传都只著录八十五篇，盖论衡最初传世，是由蔡邕、王朗两人，据抱朴子、袁山松书。见后旧评。他两人入吴，都得着百篇全稿。虞翻说：“王充著书垂藻，络绎百篇。”足为当时尚存百篇之证。后来因为蔡邕所得者，被人捉取数卷持去，据抱朴子。故只剩八十五篇。见存的论衡，大概就是根源于蔡邕所存的残本，史通鉴识篇：“若论衡之未遇伯喈，逝将烟烬火灭，泥沉雨绝，安有歿而不朽，扬名于后世者乎？”所以葛洪、范晔都只能见到八十五篇。刘盼遂先生所引类书中佚文，似乎都只是八十五篇的佚文，未必在八十五篇之外。因为唐、宋人所见的不能超出范晔、葛洪之外。

自从后汉书著录八十五篇之后，只缺招致一篇。至于各篇的先后排列，大致保存本来面目。据今本各篇的排列与全书理论的体系，及篇中所载的史事的先后，并相符合，可以为证。那么，这部书传到现在，好像是没有经过后人

的改编。

未经后人改编，固然保存当时篇章排列顺次的本来面目，但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，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。近人刘盼遂论衡集解，有自序见古史辩第四集，全书惜未经见。其说见采入者，皆据古史辩。刘叔雅先生三余札记二论衡斟补云：“校理论衡既毕，付之剞劂，刻垂成矣。”曾面询之，据云：“全稿存在安庆。”故未获睹。杨树达云：“曾校注数卷，以事中辍。”章士钊云：“有意整理笺释。”（见甲寅周刊一卷四十期、四十一期。）梁玉绳认为论衡有注，乃是误说。警记一云：“礼记经解引易‘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’，孙奕示儿编谓王充论衡注云：‘出易纬之文。’”按示儿编一云：“经解引易曰：‘差若豪厘，缪以千里。’乃出易纬之文也。”自注云：“王充论注，详见‘豪厘’。”卷四“豪厘”条云：“按王充论注，乃易纬之文。”徐鲲曰：“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论章怀注引易纬曰：‘差以毫厘，失之千里。’此省文作‘王充论注’。”据此，则梁氏谓出于论衡注，非也。孙蜀丞先生也认为有旧注，见乱龙篇、卷十六，页六〇七。指瑞篇、卷十七，页六五三。死伪篇。卷二十一，页七八一。但据我的意见，前两者乃是正文，后者乃是两本异文误合，不是注语。说具本篇。御览引旧音一，别通篇卷十三，页五一六。旧注五。逢遇篇卷一，页六。儒增篇卷八，页三一七。变动篇卷十五，页五六九。乱龙篇卷十六，页六一三。是应篇卷十七，页六六五。篇中衍文，推知其为旧校者二，儒增篇卷八，页三二七。艺增篇卷八，页三三九。似出于旧注者十七。命义篇卷二，页四四。吉验篇卷二，页八二，又八三。骨相篇卷三，页一〇七。本性篇卷三，页一一七。物势篇卷三，页一三二。书虚篇卷四，页一五九。道虚篇卷七，页二八七。儒增篇卷八，页三二七。刺孟篇卷十，页四〇六。说日篇卷十一，页四三九。答佞篇卷十一，页四五四。效力篇卷十三，页五〇九。乱龙篇卷十六，页六〇六。自然篇卷十八，页六八一。感类篇卷十八，页六九六。纪妖篇卷二十二，页八一二。但这些，我都疑为是

读者随手旁注，不像是出于正式的注文。理由是：若是曾经有人正式地注释过，不当把许多需要注释的地方都抹杀去，反来注这些不经意的地方，甚至于不须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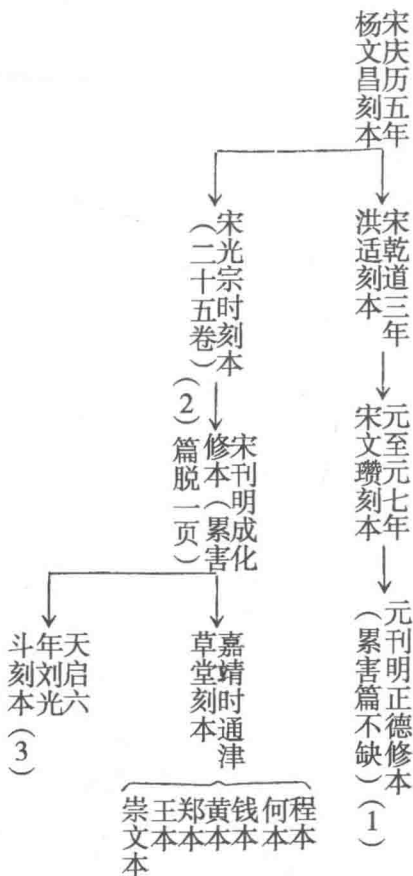
宋仁宗庆历五年，杨文昌刻本序说：“得俗本七，率二十七卷。又得史馆本二，各三十卷。改正涂注，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。”现在的各本，都根源于杨刻本。那么，今本校语，是出自宋杨文昌之手。在杨校之后，展转刊行，当又加添不少的校语。如问孔篇卷九，页三五八。“子曰予所鄙者”，“鄙”下旧校曰“一作否”，宋、元本并无此三字，则此注语当出自明人。但这班翻刻古书的人，不都是通人，不见得各具校勘董理的学力和方法。如无形篇卷二，页五一。“化为黄能”，旧校曰“能音奴来反”，朱校元本同。及上面所引问孔篇的校语“鄙”一作“否”，都是显著的讹误。说见本篇。

清儒，尤其是乾、嘉时代，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迹。但对于论衡，如卢文弨、王念孙等，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，而没有一及此书。莫友芝说：“抱经有校宋本。”未见。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作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。俞樾虽然是校正数十条，想是以余力致此，所以不像所校他书那样精当。孙诒让、孙蜀丞先生对这部书，用力比较多些，诂正若干条，才使这部书稍稍可读。

我整理这部书，把校勘和解释分成两部工作。在校的方面，因为流传的善本不多，连类书的援引及见于他书的地方也很稀少。在释的方面，因为此书用事沉晦，好多是

不经见的故实，加以今古文说的纠纷——这两方面，都使我经过相当的困难，感觉学力的更贫乏。

论衡的版本有两个系统：一个是元刊明正德补修本，累害篇不缺一页，是由庆历本、乾道本、至元本直传下来的。一个是由成化本到通津本，到程、何诸本所构成的系统，从成化本起，累害篇并缺一页。参看论衡版本卷帙考。列表于次：



〔注〕1. 叶德辉说，正德本累害篇脱一页，不对。

2. 宋光宗时刻本二十五卷，见存日本，疑是根源庆历本。

3. 天启本的序说，据杨文昌本刻。我想不是直接依据。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。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的本子，还没有脱此一页，则知其所谓据杨本，不足信。疑出自成化补修本。

我所用的本子，是以通津本做底本。所见宋本，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。其余的所谓宋、元本，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。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，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。我想，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。

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：

校勘之学，无处不靠善本：必须有善本互校，方才可知谬误；必须依据善本，方才可以改正谬误；必须有古本的依据，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。……王念孙、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，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。推理之最精者，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，但校勘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，离开本子的搜求，而费精力于推敲，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。……推理的校勘，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，其用力甚勤，而所得终甚微细。

当然，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凭依。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是这样少，要整理这部书，只靠版本是不够的。

势必于版本之外，另找方法，即取证于本书、他书、类书、古书注的四种方法。

孙诒让在他的札迻序上说：

其诂正文字讹舛，或求之于本书，或旁证之他籍，及援引之类书，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铨键，故能发疑正读，奄若合符。

本书、他籍、类书，这是揭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的凭藉时的三大途径。陈援庵垣。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。他举出校法有四：

1. 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。遇不同之处，则注于其旁。
2. 本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，而抉摘其异同，则知其中之谬误。
3. 他校法 以他书校本书，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，可以前人之书校之；有为后人所引用者，可以后人之书校之；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，可以同时之书校之。
4. 理校法 段玉裁曰：“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，不讹不漏之难，定其是非之难。”所谓理校法也。遇无古本可据，或数本互异，而无所适从之时，则须用此法。

第一种对校法，是用两本相比，是最容易的工作。只要有相当的学力，就能判断“某本作某是对的”。第二种本校法，即孙氏所谓求之于本书。第三种他校法，即孙氏所谓



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。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，也属于此法。第四种理校法，即胡先生所谓推理的校勘。

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，想对于某一部书，发现它的谬误，改正它的谬误，证实所改正的是非，用本校法和他校法，即取证于本书、他书、类书、古书注的四种方法，是有相当证实性的方法。因为它的客观性是凭藉版本差不多。如唐、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，就可大致地见到唐、宋时这部书的本子。胡先生告诉我说：“依据类书或古书注，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。”

取证于本书、他书、类书及古书注，这四种方法，在运用时，应当各有相当的精细和警戒，兹就本书举例于下：

一、取证本书的方法，是求本篇的上下文义，或把本篇与他篇作一种归纳的比较，找出他的句例常语，以相诂正。

### 例一——据上下文义

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，十六篇何在？而复定仪礼〔仪〕？谢短篇卷十二，页四九〇。

此谓礼经十六篇何在，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也。后汉书曹褒传论：“汉初，朝制无文，叔孙通颇采礼经，参酌秦法，有救崩弊。先王容典，盖多阙矣。”张揖上广雅表曰：“叔孙通撰制礼制，文不违古。”是仪品本于礼经，故仲任诂之曰：时十六篇何在也。礼仪即谓仪品。司马迁传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、儒林传、礼乐志、本书率性篇并可证。此作“仪礼”，字误倒